

月光城·文学

安庆晚报

1

我徜徉于梧桐婆娑的上海西区的武康路上。

始建于1907年的武康路并不长,约一千来米,有着优美的弧线,那些风格各异的建筑散布在路的两边,宛如被串起的一颗颗珍珠。无疑,武康大楼是武康路的标志性建筑,如今这座法国文艺复兴样式的公寓大楼经过修葺后,再现等待启航的巨轮英姿,但却没有减少神秘和沧桑的气质。阳光从高处落下来,停留在八层楼的顶端,那里有一圈精美的纹饰,用白水泥砌成的小墩子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。我望着这一个个小墩子,觉得就像一对又一对开合的睫毛。

睫毛上扬时注视当下。

睫毛低垂时沉思过往。

我很认同建筑是“进行中的历史”的说法。在所有的艺术中,大概只有建筑最能担当“宏大叙事”了,矗立的建筑就是一部活生生的进行时态的历史。建筑有着那么强烈的历史感,而又因为参与现实,所以当我们站立在一栋栋建筑面前,总能激发起对历史的回首,对当下的关注,对未来的向往。

武康路被誉为“浓缩了上海近代百年历史”,这更多的是由整条路上三四十处名人旧居建筑来呈现的。这里有晚晴重臣李鸿章的丁香花园,有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的官邸,有民主革命先驱黄兴的黄公馆,有抗日名将郑洞国的旧居,路的尽头则是宋庆龄故居……沿着这些建筑一路走去,一百多年的历史也随之一一展开,众多叱咤时代风云的人物在屋檐背后的天幕上忽隐忽现,淡入淡出。

我推开武康路113号的绿色铁皮大门,走进巴金故居。

这里是巴金在上海最后的寓所,他前前后后在此居住了四十多年。

这幢独立式三层花园住宅建于1923年,除主楼外,还有两栋辅楼,楼旁有花园和草坪。主入口门廊外侧为水刷石大圆拱造型,拱顶砌筑券心石。三层开圆弧券窗,双坡屋顶出檐较深,坡面有折脊,檐下有木梁外露;外墙以褐色细卵石饰面,墙面开暗绿色长方形木窗,外设木百叶窗。底层南侧原为宽阔的敞廊,后来用玻璃门窗封闭起来,形成一个二十多平方米的空间,面对草坪,光线充分,巴金称之为“太阳间”。太阳间里有一台缝纫机,上面铺了块台布,巴金坐在一个长方小木凳上,就在这里最后完成了《随想录》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“说真话的大书”。

太阳间在楼房里只是小小的一隅,可是巴金却在书中写下了宏阔历史的蜕变,写下了时代与自己人生中的悲欢离合。我

觉得作为建筑的太阳间其实是傲然耸立的一座历史的桥头堡,瞭望无法割断且充满未知的历史长河,哪怕覆盖上厚厚的马赛克。

武康路已成了上海的一条文化名街,论起打卡地,还是巴金故居人气最旺。这里才是武康路真正的精神地标。

只是这些年来,巴金故居的老房子有些颤颤巍巍,我去过几次,看到外立面墙多处开裂,雨水从隙缝中渗进屋里导致霉变;木窗框多已残缺,插销锈蚀;褪色的窗纱有了不少破洞;屋里的地板因松动而塌陷。碰上疫情后,故居索性关闭。尽管不再对外开放,但每逢巴金生日或忌日,113号大门前仍会摆满人们送上的鲜花。但愿巴金故居这座武康路上的“中国现代文学大客厅”,会在修缮后重新开放,巴金亲手植下的广玉兰花香四溢。

我再次回到武康大楼。经过多次维修,武康大楼内的电梯现在仍旧保留着从前半圆形指针的楼层指示器,一如睫毛,与历史之门一样,打开又关上,关上又打开。

2

我曾流连于西班牙的梅里达国立古罗马艺术博物馆。

这座博物馆的建筑独树一帜,它的地下层就是古罗马时期老城的考古发掘现场,同时又与附近的两个著名的古罗马遗址——圆形竞技场和圆形露天剧院相连接。为了重新唤起昔日古罗马的风貌,并阐释始建于公元前24年的梅里达这座古城的过去和现在,博物馆采用拱门、砖、巨大墙面等这些最具特征的元素,让人们从古罗马建筑产生新的理解,而博物馆本身又是一座创意迭出的当代建筑。

我沿着一堵堵平行的墙面,走过形状不规则的考古发掘现场,然后通过楼梯和天桥前往中央大厅;之后,经过坡道和通廊,来到体现古罗马建筑精髓的拱门之下。这是一整个混凝土拱圈结构体系,一个拱门连着一个拱门,抬头望去,宛如一条条叠合的睫毛。气势宏伟的拱门是去往古罗马圆形露天剧场的通道,我厕身其间,确认正在穿越时光隧道。

梅里达国立古罗马艺术博物馆彰显了一句建筑宣言——过去的历史,可以用一种可读的方式来影响现在。的确,穿过考古发掘现场,穿过那些高大的拱门时,人们完全沉浸式地进入了历史,但这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,而是在睫毛开合之际回到当下,更想明白我们是怎么走到今天的,而怎样的明天才最值得期待和追求。

建筑是一部史书,不仅镌刻了建造时所已达到的人文历史的认识高度,而且在经久的伫立



月光城 随笔

睫毛开合

简平

中看尽岁月嬗变,储蓄起一场场的雷电风雨,成为历史的见证者。我们喜欢看建筑,却不太喜欢读建筑,于是在浮光掠影中辜负了建筑为我们留存的记忆,而所有的记忆是为了不再重蹈覆辙。

如果说参观梅里达国立古罗马艺术博物馆是特殊的历史体验,那么,我们与建筑的关系更多的还是建立在现今平凡的日常生活中。

毋庸置疑,建筑是现代化的一种标签或度量衡。但是,新的材质、新的技术给建筑带来新的可能性的同时,我们也看到了非理性的一面,从而导致空间、财力等诸多浪费,还导致了对自然生态的破坏。于是,可持续性的绿色建筑的理念油然而生,这是对历史、对自然的现实回应。

我专门去看过坐落在日本九州福冈市天神地区的ACROS福冈大楼。这是一座十四层的绿色共生建筑,立面和屋顶种植平台放置了三万五千株植物,从地面到屋顶覆盖了整面南墙,被称为“阶梯花园”,绿意盎然,生机勃勃。繁茂的植物可以调节室内温度,也减少了能源消耗,更重要的是藉由生态群落获得了一种难得的与自然的亲和力,可以切实感受到人类与其他生物息息相关,揭示了日常生活的某种意义和价值,诚如法国哲学家雅克·德里达所说:“我们居于它之中,它也居于我们身上。”我去的时候,先前落成时的阶梯造型已然模糊,在经过二十多年之后,俨然成了一整座森林。据说除了当时种植的品种,风和鸟类带来了新的物种,如今这片森林正以更自然的形式生长壮大。

福冈大楼是“永续建筑”,这个名词指的是建筑本身可以源源不断地通过自然光、自然灌溉系统获得能源,但我觉得也可生发开去,在所有的建筑设计中强调其永久性。我们总说建筑是“百年大计”,可如今我们众多的建筑却是寿命极短,当建筑不再被当作艺术,那么,什么投机钻营都会使之随时倾覆。

我走出福冈大楼时,微风拂面,墙上树木的叶子摇曳起来,如同睫毛,开开合合,闪闪烁烁。

3

我是偶然撞见古华园的。

古华园远离市中心,在上海市南部的奉贤。奉贤位于长江三角洲东南端,南临杭州湾,有着长长的江岸线和海岸线,在地图上仿若一枚稍稍上扬的睫毛。

与市区相比,这里可以用

得上奢侈的“广袤”之词。所以,当我无意间走进古华园时,对这座园林居然如此浩大确实颇为惊讶——上海乃至江南的园林大多以精致而著称,说起来其实也是无奈,因为弹丸之地难以铺排,也就只能想方设法地尽量通过叠石理水、景致交错、虚实相间等诸多手段在视觉上制造多重的空间感。

古华园显然从容多了,占地面积有十二万平方米,光是石桥就有二十二座,有拱形的、平卧的,还有三曲和多曲的;拱形石桥又有单拱、双拱和三拱之分。同心桥上建有两座四角重檐的凉亭,故而又被称为“双亭桥”,横卧湖面,姿态极其优美。各座桥名为福寿桥、香花桥、余庆桥、环秀桥、聚秀桥、萃秀桥、接秀桥、启秀桥、小云台桥、继芳桥……在清光绪《重修奉贤县志》上都有记载,而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南塘第一桥是建园时从南桥塘迁移过来的,如今南桥塘几乎被填埋殆尽,而南塘第一桥因建古华园侥幸得以保存,依然遗世独立。我踏上十四级石阶,夕阳落在身上,有一份孤独的忧伤。

园林建筑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当属林木萦绕的各种庭院了,古华园里的秋水园、兴园、晚晴园各具风采。秋水园四面环水,主建筑超然堂为三开间,砖木结构,单檐歇山顶,堂中陈设大型木刻《古华名胜概图》,还有曾经在奉贤一带讲学的孔子门生言偃的雕塑。超然堂南边的伴月亭、东厢的听流亭、西厢的涵碧轩之间,以回廊、粉墙围成庭院,有月洞门、漏窗与外相通;院中央有水池和湖石假山,植两株金桂,还有一棵年逾百龄的石榴;整个秋水园遍植桂花、梧桐、竹子和芭蕉,光影斑驳。

始建于1984年的古华园是古典园林大家陈从周先生设计的,可能是他最后的手笔,他亲书了超然堂堂额,不动声色地留下了自己的一抹痕迹。我想,如此难得的开阔之地,陈先生难道对另一种风貌的北方园林不曾有过一点儿怀想?不同于江南园林,尤其是北方的皇家园林,规模浩大,气势恢弘,金碧辉煌,一派帝王气象,在成就了那么多江南美景之后,陈先生也不是不可以另绘一幅北方画卷的。但是,最终他还是选择了一以贯之的淡雅、朴素、婉约和精巧,应该是崇尚自然、和谐、静谧、轻盈,不逐王族贵气而追求淡泊的书卷气吧。

江南园林往往将景观藏于偏僻幽深之处,避免一览无余,也一反宫殿、庙宇之仪轨,想是明白民间天地看似逼仄突然更为宽厚深邃也。

一步一景间,睫毛开合,骤然换了山河。